



“烧火龙”唱山歌

非遗传承 走进生活

◆本报见习记者肖琪

非遗进景区, 打造特色品牌

今年十一假期, 丰顺县大宝山温泉旅游度假区内人山人海。晚上7点, 游客陆续来到大宝山火龙剧场, 期待《千年火龙》剧目的上演。

烟花在天空绽放, 20多位壮年汉子手擎“火龙”, 在绣球的引逗下绕场舞动表演, “龙眼”闪闪发光, “龙身”两边“火绳”挥舞, 配以雄壮的锣鼓声, 场面壮观而喜庆, 观众被带入一个色彩斑斓的“火洋”世界。

如今, 大宝山景区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舞(埔寨火龙)呈现为实景情景剧, 人们在平日里也能看到传统的民俗表演。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每逢周六及节假日期间, 景区都会举行“烧火龙”活动。不过, 这和元宵期间的“烧火龙”略有不同, 剧目采用水幕全息投影、威亚系

统、裸眼3D等最新技术, 将真人表演与视频特效进行整体策划创意及对立编排, 形成虚实结合的舞台表现效果, 生动展现丰顺千年火龙文化。

“《千年火龙》是对龙舞(埔寨火龙)这一非遗项目的改编和再创造。”丰顺县文化馆馆长彭佳良介绍说, “‘旅游景区+非遗传承’, 不再局限于单一形态, 城市与乡村开展了广泛互动, 推进了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 成为拉动地方经济的强力引擎, 每年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体验, 带来了丰厚的旅游收入。”

来自黑龙江省的游客王先生对“烧火龙”表演赞不绝口, “全国各式各样的表演我绝大多数都看过, ‘烧火龙’真是让我大饱眼福, 场面壮观惊险, 表演独特, 真了不起。”

非遗后继传承, 与时间赛跑

如今, 丰顺县共有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34个, 涉及5个门类, 其中国家级项目1个, 省级项目2个, 市级项目11个, 县级项目20个。

可是, 无论门类如何, 项目大小, 都面临着后继无人传承的问题。

“传承人年龄最大的98岁, 最小的也有30岁了。一些依靠口授和行为传承的文化遗产正在消失, 许多传统技艺也濒临消亡。”彭佳良告诉记者。比如绩直歌的代表性传承人徐清花今年98岁

高龄, 目前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找合适的传承人。

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 文化生态发生了巨大变化, 人们面临的情况也更加复杂。“靠老手艺赚不到钱, 需要养家糊口的年轻人开始向往信心满满, 但学不了多久就会迫于生存压力而离开。”彭佳良说。

除了传承后继无人的困境, 还有经费的问题。

彭佳良介绍说: “丰顺县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大多分布在农村, 这些遗产项目, 特别是传统技艺类, 亟待对项目进行全面普查、建档、录像以及开展传承培训等工作。”但是, 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并没有专门的经费支持, 工作很难开展。“埔寨纸花就存在耗时长、人工大、学艺难、成品价格高、销量低、原材料稀少等问题。”彭佳良说。

虽然困难重重, 但还是有很多传承人坚持了下来。

丰良山歌县级传承人洪志娟, 16岁就进入艺校学习, 开始接触丰良山歌。“很多山歌唱起来婉转抒情, 表达着劳动人民欢愉、喜悦的心情。”在洪志娟心中,

山歌极富生命力。“非遗文化是祖辈留下的宝贵财富, 保护好它, 对传承文化血脉、维护精神家园十分重要。”

非遗传承与保护更像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为了赢得更多的时间与可能, 人们开展了多样的保护工作。

据了解, 丰顺县从2005年开始进行非遗普查, 内容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技艺、传统医药、民俗等。工作人员利用文字、录像、录音等多种手段,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全面记录, 建立了普查档案, 制定了保护规划, 为今后的保护传承发展迈出了坚实一步。

非遗进生活, 见人见物靠大众

民间是非遗文化生存的肥沃土壤。很多非遗项目本身就是大众持有, 大众习俗、大众爱好, 其延续也要依靠大众的参与和实践。也正因此, 在非遗传承道路上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传承发展的道路, 尤其重要。

“为了改变非遗项目宣传展示传承方式较为单一的局面, 我们将非遗传承的‘进校园’展览活动扩展到‘进社区、进景区、进工厂’活动。由展览展示, 变成搬上舞台表演。”彭佳良介绍说。

“针对市级项目畲族招兵节(畲族舞蹈), 我们邀请该项目传承人深入到学校开展非遗传承培训暨文化志愿者基层流动服务活动, 吸引很多文化志愿者参与其中。而市级非遗项目丰良山歌, 我们邀请项目传承人对学生、全县的音乐教师及导游工作者开展定期培训, 制定了相关教

材, 把传承培训提升到了技能培训, 开阔了非遗传承的领域。”

“我和同事们经常参与山歌进校园、进乡镇的活动, 今年已经开展了十几场。每次进校园, 都有很多学生对丰良山歌感兴趣, 现在有五六个学生一直在跟着我学山歌。”洪志娟告诉记者。

在非遗中注入新元素, 融入现代技术, 吸引更多年轻人, 成为传承与保护的新尝试。如今, “非遗+旅游”的结合, 更是把国家级非遗项目龙舞(埔寨火龙)融入了景区, 给游客带来壮观震撼的视觉体验与独特的文化盛宴, 也带动地方传统手工艺品及文创产品的销量。

丰良山歌宛转悠扬, 人们从这里汲取了丰盛的精神食粮。而在大宝山景区里, 《千年火龙》的剧目还在上演, “烧火龙”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祝福与怀念。

大地文心

树木, 树人

◆刘帆



一夜小雨, 书院越发显得幽静。在大山的怀抱里, 书院像个安静的婴儿; 我们依偎在书院的怀抱里, 就像回到了幸福的童年。

书院原是农家院, 隐藏在市郊南山一处叫佛潭沟的阳坡上。主人喜欢读书, 喜好中医, 命之曰佛潭书院。适当整饰了一下周边的杂草, 尽量保持原生态。栽菊种竹, 宣示了边界, 又彰显了个性, 与环境不冲突, 不对立, 聊寄读书人的一份情怀。

在这个被赋予自然生态与文化精髓的小院里, 人可以没有一丝忧虑, 饭后就上床, 不看书, 不看手机, 不考虑事情。不困, 可以在床上发呆, 困了就埋头睡觉。早醒, 就早起, 不想起, 就赖一下床。一切随心。还记得去年国庆节, 我们来此居住, 秋雨扯成线, 模糊了天地、人间。整个佛潭沟安静极了, 像一个大大的子宫。

睡到自然醒。起床。炒瓜子、蛇豆, 蒸一点米。米香和菜香氤氲开来, 飘到院子里, 再飘到院子外, 又似乎飘到了树林子里。炊烟, 像小时候农村端着饭碗串门儿的农人, 不隔膜, 不生分, 互相走动, 其乐融融。在书院, 生活得很柔软, 很简单, 像低等动物, 少了一些人的边界、欲望与强势。

饭后, 干点活儿。莠莠籽儿, 用木头桩儿砸了, 一行行撒在地里, 这样子才好出苗。菠菜籽儿, 就随手撒在田埂上, 将来随吃随拔, 就要那清甜味儿。秋黄瓜该拔秧了, 要种几畦蒜苗。收获的玉米穗儿该编辫子了, 房檐下有了它才充实。

如果只是忙于物质层次的口腹之欲, 过于无欲无求。毕竟还有诗、书和远方呢。但真的不想动笔墨了, 也不愿读书, 于是就想让眼睛和思想先彻底放松两天吧。在书院, 心计、商业、功利等没有立足之地, 生态的、生机的、生长的、生命的, 才构成诗与远方。

书院周边, 是层层叠叠的树林, 有宽宽窄窄的道路相通。通行的机动车并不太多。走这种林间路, 上上下下, 起伏起伏, 爬高上低, 去远拉近, 感觉最好。偶尔走近某个遗失的小村子, 并无烟火, 或者偶有一半个人, 在老宅子与新村子之间徘徊。

拆村并户, 退耕还林, 荒山植树, 农厕改造, 垃圾分类处理……都往一个方向使劲儿, 祖国大地, 干干净净。“绿到深处便为青”, 这句话好像无意中见于当地的宣传墙, 于我印象却极深。青青河边草, 青青田上林, 青青坡上树, 青青林中人。呵, 这青色, 让人心静、心安、心平, 似乎极大地延展了诗与远方的既有内涵。

她为自己拍到的一张好照片, 欣喜不已。是一张红砂石背景, 一沟一岭, 呈波浪形远去。明显是人工栽植的柏树, 成行, 成林。好绿呀。在寂寂的砂石坡上, 也能插出绿色来? 人不一定胜天, 但大自然眷顾那些为大地添绿的人, 也自然恤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农人。20年了, 王屋山区的一帮人, 一直在为老天爷身上先天就有或后天人为的牛皮癣——荒秃秃的山, 去顽疾。

望闻问切, 辨证施治, 系统布局。他们先是选择在荒坡的沟岔处, 一窝一炮, 炸出了一个树坑, 然后回填客土, 造成了一个个育儿窝, 甚至用上保湿膜, 趁汛期栽上适宜当地的林木。终于成就了今天这张好照片。所谓好, 好在有对比, 有层次, 有历史的纵深感。这种适当人工干预, 浓妆淡抹的相宜, 恰恰窥见了小照片背

后的大文章。尤其是近二十年来, 山河大地, 上下一心, 大众参与, 恢复生态……它是一个见证。

不遇到大峪镇东沟村的老志书周凤君, 是断然不知道那些荒山荒地原来是这样子才绿起来的。20年了, 他们或许并没有把半辈子的活计, 上升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 或者也未能悟道人与自然与环境的生死与共的关系。只是大地渐渐变绿了, 他们由壮年而老年。

站在荷高高速立交桥上, 看那段弧形的高速路两边, 也就10来年时间, 他们量体裁衣, 给这条高速公路做了一件绿油油的衣衫。济源这些年, 正是这样不断地创造、编织、复制、巩固, 先后把穿境而过的207国道、济新、济运等高速公路, 装扮成景观丰富、层次分明、生态优美的绿色长廊。

这儿见到最多的是栓皮栎, 也有椿树、槐树、榆树等。每近村落, 多遇到成片的核桃树与花椒树。都说花椒是调味品, 却只是其一。我们那晚就把剪下的花椒枝叶, 煮了泡脚, 在已有些寒意的秋雨夜, 浓浓的花椒水, 让暖意熏染了全身。还看到一片西瓜地, 地上落了个不少秋梨般大小的西瓜, 欣喜地捡拾几个, 回来放到书房, 混了书香, 别提多好嗅。

林子大了, 人心也宽起来。似乎能装下整个南山, 甚至整个世界。小村在一片林地里露出一角, 红红的柿子压弯枝条, 顺手摘几个空柿子吃, 走心的甜。见到荒草里掩埋的两盘石磨, 真想抬回去, 摆在书院的空地里做装饰。但四下无人, 觅不得主人。擅取人之物, 君子不为也。

椰、椰、椰……有声音在林间传来。循声望去, 见到一个穿着工装的人, 在鼓捣着一个木制的机械。与他说明了我们的意思, 他摇头说不卖, 抽时间他会拉到新家去。老物件, 摆到门前好看。问他当下的营生, 说早不种地了, 侍弄几亩林果, 操持一个猪场。问猪养多了, 破坏生态吗? 污染环境吗? 他指了指不远处墙上“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标语, 说满山都是橡果子, 秋天拾起来, 装到大麻袋里, 一年喂猪的饲料就有了。猪在划定的区域内跑, 猪粪循环利用。消毒, 防疫等, 一样不少。山猪出栏信息挂在网上, 生志, 不愁卖, 又能卖上价。看他的神态, 日子过得自在。

也就这一二十年的工夫, 简直是沧海桑田。没人上山砍柴了。土地流转了, 有了新的“地主”。偏远的山地, 不再耕种, 栽上林果、药材, 或者任它长满杂树。一切都在变。

都说“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当然是有其特定语境的。但不妨换个语境: 树木与树人其实是不分什么伯仲秋季的, 树木亦即树人, 树人亦即树木。记得《学习强国》里的一段话: “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人的命脉在田, 田的命脉在水, 水的命脉在山, 山的命脉在土, 土的命脉在树……”

作者简介: 刘帆,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歌散文集《心海立帆》《心海行舟》《诗书留年》《济源读山》, 作品散见于《青年文学》《湖南文学》《奔流》等。

故宫: 一座城的600年

◆本报记者张黎

“都说是‘天上紫微垣, 地上紫禁城’。距离上次来故宫已经快10年了, 无论如何, 这个假期也要来看看故宫。”上班族轻燕早早在线上预约了门票, 在今年的“十一”黄金周, 好好游览一番紫禁城。

观众游览故宫热情高涨。来自故宫的提示, 十一假期每日预约观众数量限3万人, 虽然与疫情之前故宫每日8万的预约人数相比数量不及一半, 但这已是故宫从5月1日恢复开放以来3次提高客流量上限。

人们因何而来? 从明清两代的皇室宫殿, 到今天全人类的文化遗产, 古老的紫禁城, 今年正值600岁。

作为保护和传承人类文明的重要殿堂, 故宫已不仅仅是一座城, 更是连接过去、现在、未来的桥梁。眼下, 昔日的巍峨宫苑, 正在成为全新的文化符号。

讲述历史变迁, 特展带你“穿越”

2020年是故宫建成600年, 也是故宫博物院成立95周年。故宫博物院精心策划, 推出了“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六百年”和“千古风流人物——故宫博物院藏苏轼主题书画特展”等年度大展, 为公众带来精美绝伦的视觉文化盛宴。

在午门展厅举办的“丹宸永固——紫禁城建成600年展”是当下最热门的展览之一。这也是工作在这座城中, 日日研究这座城的专家学者们交出的一份答卷: 600年前的紫禁城, 如何一步步形成今天所见的故宫。

建成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的紫禁城继承唐宋规制, 与城市功能、山水形制有机结合, 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和宫殿营造思想的集中体现。在“丹宸永固”特展中, 450余件珍宝、256米展线浓缩600年

的变迁, 分为“宫城一体、有容乃大、生生不息”三大主题, 通过18个历史节点发生的重大事件, 介绍紫禁城的规划、布局、建筑、宫廷生活, 以及建筑营缮与保护的概况。公众可以边走边看, 在9处地标建筑完成打卡, 领略紫禁城独特魅力。

策展团队还专门从南京请来了一批“嘉宾”, 包括萌态十足的明中都宫城遗址出土的琉璃蹲兽, 造型婀娜的南京博物院藏黄绿琉璃仙人等。工作人员介绍说: “这些算是紫禁城的‘前辈’, 希望观众可以通过它们了解这座城的‘出处’。”

展柜中有一片漆纱, 诞生于1773年, 由南方匠人们同心协力织造好, 千里迢迢送入故宫, 成为符望阁里的“纱窗”。

“200多年来, 这片纱首度与公众见面。”漆纱本身只有普通A4纸这么厚, 却由纱芯层、纸样层、贴金层、打底层、晕染层和勾线层6层组成, 完全透光。策展团队工作人员赵鹏告诉记者, 因其脆弱的表面状况, 以后恐怕不再有机会公开展出了。

不仅仅是寻找漆纱技艺, 修复养心殿发现的明瓦、坤宁宫的“喜”字门补金……这份执着的坚守, 也许正是故宫600年依旧如故的原因之一。

记者了解到, 此次展览也可以在线上观展, 从小程序进入“数字故宫”, 点击“丹宸永固”, 拉到最后一“探索全景”, 即可进入。进入“全景”后, 就可以360°享受空无一人的紫禁城600年大展。

时空穿梭般领略历史文化, 于一砖一瓦中感悟宫殿建筑技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最高境界, 百年特展带给更多人的,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无穷魅力在此被无限放大, 光芒四射。

文创推陈出新, 传承与时俱进

时光走过600年, 故宫却愈发地青春盎然。

皇帝们戴墨镜、比剪刀手, 宫廷御膳精美又同心, 红墙白雪、花猫祥瑞, 无不吸引众人目光。

用数字化打破时空障碍, 用流行文化唤醒文保意识, 近年来的故宫, 一直是出圈网红的佼佼者, 对于此次600年的“大日子”, 在跨界创新领域, 故宫依然创意十足。

早在9月初, 集收藏、美观、实用多重价值于一体的紫禁城600周年纪念币系列文创摆件首发, 故宫瑞狮、仿浑天仪摆件银币版、七彩雕金插屏、紫禁和美套装、中和藏宝套装等纪念银币文创产品, 引领年度最强国潮风。

10月1日上线的牛年故宫日历礼盒, 专为紫禁城600周年定制, 设计源于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40余部典籍; 金桂浮月马克杯套装则以故宫博物院藏清代紫檀边金桂月挂屏为设计灵感, 祥云圆月围绕云台楼阁, 一只玉兔跃然而下, 呈现出极具意境的佳节美景。

直播火爆的当下, 故宫也不忘前来凑热闹。网络上, 故宫博物院故宫部研究员现身直播间, 为公众带来故宫宫廷饮食、帝王养生文化的精彩分享。

此外, 京东故宫文创店铺还在前门大街、故宫冰窖餐厅进行线下展销, 不仅有故宫盲盒、江山万代数据线、故宫咖啡杯、笔记本等人文文创产品, 还有故宫脊骨冰棍与公众“倾情相见”。

与时俱进的传承, 故宫丰富的特色创意, 使得这座宫殿留给人们的不仅仅是朱红的宫墙与金黄的殿顶、红漆楹柱和描金盘龙, 更让那些从未走进博物馆、甚至尚未建立起文化意识的年轻一代, 心中种下一颗种子, 等待它萌芽, 连接起时空的浩瀚。

未来3年, 故宫博物院还将与腾讯合作, 双方将为超过10万件文物进行数字化采集, 让它们获得“数字化永生”。

